

重建批评与自我批评空间



热点关注

自省，是中国古人加强品德修养的基本途径，是净化心灵、提升人格的自我心理活动。孔子、孟子等都倡导日省吾身、诚意慎独。自省，其实就是自我反思、自我解剖、自我批评、自我调适。自省是心灵的一面镜子，是培养良心的学校，是一个人逐步走向成熟、走向完美、走向成功的阶梯。

人不能糊里糊涂地活着，要想活得明白，就要学会自省，“吾日三省吾身”做不到，但过一段时间总该静下心来盘点一下自己，看看自己有什么优点和缺点，有什么正确和错误，有什么进步和退步，以严于责己的精神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。

在佛教和基督教中，都设有忏悔制度或忏悔节、忏悔室，要求信徒自陈己过、思罪责己、痛改前非，以乞求佛菩萨或上帝的宽恕，求得自身心灵的安慰。这种忏悔活动，既然是加强道德修养、保持心理健康的一剂良药，也是净化社会风气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。

一个人，一个政权，一个政党，都不可能一概正确，永远不犯错误。这就需要通过经常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，来及时修正错误，吸取教训，防止由小错变成大错，由局部错误变成全局性的错误。一个拒绝批评的政权必然走向灭亡。

相传早在尧舜时期，就“设谏鼓，立谤木”。日后的谏官制度日趋完善，到了周朝，谏官已成为中央政权的主要职能部门之一。古人认为，天子之耳不能自聰，天子之目不能自明，必须设立谏官制度。谏官的职责就是监督皇帝，专门评点皇帝的作为，寻找皇帝的过失，然后，直言规劝，促其改正。到唐宋时期，谏官制

度高度完备，言谏活动蔚然成风。当时的谏官制度绝不是装点门面的政治摆设，谏官也不是一群滥竽充数的无能之辈，而是由当朝清正刚直、不畏强权、具有很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精英人士充任，像唐朝的魏徵、狄仁杰、韩愈、白居易，宋朝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包拯等杰出人物都曾担任谏官。为了让谏官尽职尽责、敢言直谏，法律明确规定，谏言不咎，谏官不罪，诛杀谏官者就是昏君。设立完备的谏官制度，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一个奇特而重要的现象，是古人政治智慧的结晶，对今天的民主政治建设依然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。

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，是解决党内矛盾、纠正自身错误的基本方法，是加强民主监督、促进党内团结的有效手段，也是保持先进性、提高战斗力的有力武器。

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党，你服务得好不好，理应接受人民的评判。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公仆，理应接受主人的监督与批评。对于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来说，听不到批评的声音是非常危险的。

对待批评，正确的原则就是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；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；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
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上，我们有过丰富的正面经验，也有过沉重的反面教训。其反面的教训是：

首先，对批评者进行身份鉴定，是好人还是坏人？是善意还是恶意？对于被认为是坏人和别有用心者的批评，不但不能接受，而且必须坚决予以反击。

其次，设立若干条标准，对批评

意见进行衡量，区分是香花还是毒草。

最粗暴的做法就是把批评演变为群众性的大批判，发动大家“群起而攻之”，一起落井下石，残酷斗争，无情打击。这种大批判运动一度成为进行权力斗争和政治迫害的最野蛮手段。在“群众运动天然合理”的口号下，一切道德和法纪都荡然无存。

最后，就是以言定罪。凡是被认定为“别有用心”“恶毒攻击”“散布毒草”者，统统被列为专政对象，此后，只许老老实实，不许乱说乱动。

这样做的后果，必然是堵塞言路，助长错误的发生发展，最终导致了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种全局性、灾难性的后果。

有过较长党内生活经历的人都会记得，在政治空气比较健康时期，在党内的民主生活会中，同志之间坦诚相见，以心换心，每个人都首先认真进行自我批评，然后彼此开展批评。尽管有时弄得自己脸上无光，浑身冒汗，但心里却热乎乎的，真有一种触及灵魂的感觉，对一个人的成长进步大有益处。这种和风细雨、与人为善的民主生活会至今令人怀念。

可惜，近年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逐渐淡化了，许多地方已经丢掉了，代之而起的是吹捧与自我吹捧、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庸俗风气。大会小会，到处充斥着评功摆好、互相吹捧的声音，即使讲几句自我批评的话，也无非是“认识不足，经验不够，方法欠妥，有待提高”之类的空话，不痛不痒，无任何实际意义。同事之间，一团和气，讲面子不讲真理，讲私情不讲原则，几乎没有任何

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。正像群众讥讽的那样：“批评上级，官位难保；批评同级，关系难搞；批评下级，选票减少；批评自己，自寻烦恼。”与官场上这种风气形成鲜明对照的，是民间各种批评、牢骚、奇谈怪论的流行。事情就是这样，会上不说，会下必然乱说；大道不通，小道就会盛行。

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，关键是自我批评。任何教育只有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目的，任何批评只有转化为自我批评才能收到批评的效果。如果一个领导者缺乏自我批评的精神，闻过则怒，对批评意见耿耿于怀，怀恨在心，蓄意打击报复，那就不可能听到任何真实的批评声音。

2012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，专门讲了唐朝名臣裴矩从一名隋朝佞臣转变为一名唐朝诤臣的故事。他引用古人的说话：“君恶闻其过，则净化为佞；君乐闻其过，则佞化为诤。”这说明，关键是领导干部要有听真话、说实话的雅量，要有“让人讲话，天塌不下来”的自信，坚持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。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，没有不可为人言者。

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历史中形成了三条最重要的生命线：第一条生命线就是实事求是，这是根本的思想路线；第二条生命线就是群众路线，这是根本的工作路线；第三条生命线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这是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武器。这三条生命线相辅相成，一条都不能少。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，长治久安，必须牢牢把握住这三条生命线，让它们永不褪色地发挥作用。

凌一尧对她爸妈撒谎说我月薪八千



都市爱情

凌一尧的爸妈催她恋爱

我们这拨青年通常会遭遇一个滑稽的现象，十七八岁时父母对我们的个人感情无时无刻不在严防死守，仿佛恋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丑事。但儿女到了二十三四岁，他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对下一代婚恋问题的监察。

这个现象在凌一尧家更为极端，她爸妈明令禁止她在大学毕业之前谈恋爱，“不要把青春浪费在那些不懂事的男孩子身上”。等凌一尧读研后，她爸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折，经常旁敲侧击地询问她有没有谈恋爱。她生怕遭到父母的反对，习惯性地隐瞒，直到研究生二年级时他们要给她介绍对象，她才开始慌乱起来。

“我已经谈恋爱了。”她小心翼翼地说。

她妈妈在电话那头惊诧地问道：“什么时候谈的？”

凌一尧瞅我一眼，说：“大半年了。”

“什么？这么久都不告诉我？”她妈妈的声音陡然提高，似乎恨不得立即从电话里冲出来：“他多大？哪里的？怎么认识的？”“是以前高中时的同学。”

“噢。”

她妈妈又问，“他也在读研究生吗？”

“不是，他大学毕业就工作了。”

她显然有些不自在，下意识地背对着我，话筒的声音也变得模糊。我知趣地起身去做饭，依然竖起耳朵留意着，虽然不知道她母亲问了什么，却依稀听见凌一尧的只言片语：“他……在广告公司工作……刚

升了部门经理……挺不错的，大概有八千……”

晚餐时，我们默不作声地吃饭，气氛有些尴尬。

最终，我忍不住开口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对你妈说谎？”“她不许我大学毕业前谈恋爱，我要是说我们俩已经谈了六年了，她还不得扒了我的皮……”她闷着头解释。

“那你为什么说我是什么部门经理，月薪八千？难道我现在的状况很丢人，让你觉得没有面子？部门经理，月薪八千，是你家择婿的最低标准么？你爸妈是不是很在乎这些？”我憋了一晚上的坏情绪，一时半会儿无法消除，仍然带着一腔火药味地问。

凌一尧也生气了，反唇相讥道：“在乎了又怎么样？”

我顿时有种尊严遭到践踏的屈辱感，认为她瞧不起我眼下的经济状况，于是甩下碗筷，自个儿生起闷气。

凌一尧当时正在为课题和工作的事情发愁，承接着沉重的压力，她无法接受我主动发起的冷战，平生第一次与我吵开了，彼此说了很伤对方的话。

她说：“你要是一点长进，我何必编那些瞎话？当初你说早点参加工作，去攒娶我的资本，可是你现在除了这一文不值的自尊，还有什么拿得出的手？”

“我怎么就没长进了，我从毕业开始哪一天不在认真工作？我烟酒不沾，不赌不嫖，每一分钱工资都交给你了，还要怎么样？”我一时控制不住情绪，越说越气愤，“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，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没钱没出息，如果你嫌弃，现在还

可以去找个小老板，不用跟着我受穷！”

话一出口，两个人瞬间都沉默了。

我决定去外地闯一闯

那天晚上，她气得躲在小阳台抹眼泪，而我独自呆在房间里，固执地认为自己才是委屈的。

但再环顾一圈，看到她那只用了一年多的旧包，那个空空如也的梳妆台，还有那只我送给她的，使用两年依然洁净如新的手机，突然心酸得疼痛。

我走到阳台，从后面将她拥入怀中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她没有顺从，也没有抗拒，只是望着城市的一隅，目光里满是迷茫。我渐渐地意识到，这已经不是无忧无虑的高中，也不是温饱与快乐即可安生的大学，我若化不开她对未来的忧虑，兴许会永远地失去她。

那年初夏，我再也无法在广告公司的小隔间里安坐，一有闲暇时间便登录各大求职网站，希望能够寻觅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

恰在此时，我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忽然找上门来。他叫老刘，比我大八岁，是我大学实习时认识的一个朋友，很早便出来闯社会，如今自己拉起工程队单干。他说：“小吕，记得你以前在测量和预算方面比较在行，我在南通这边做围海工程，刚好缺这方面的技术员，你愿不愿意过来一起干？”

我说：“哥哎，我在南京工作，不在南通。”

“你考虑考虑，我们这，能力一般的月薪四千，能力很强的可以开

到八千。上次招了一个废柴，都从学校毕业三四年了，还是跟个孩子似的扛不起担子，连图纸都看错，不到一个月就叫他卷铺盖滚蛋了。你的话，我给你六千，怎么样？”

人逢山穷水尽，又遇柳暗花明，便会轻易皈依命运之说，而此时我尤为相信这是上天赐予的千载难逢的翻身机会。

我一口答应下来。

当我愉快地将这件事情告知凌一尧，她却非常生气，甩起枕头便砸了过来，责问道：“谁让你应下来的，为什么不事先和我商量一下？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南京？”我顿时觉得她太不可理喻，反驳道：“那你要怎么样？又嫌我没出息，又嫌我走得太远，我总不能在家骑着竹马给你建功立业去吧？”

凌一尧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有开口。我知道，我伤到她了。

她明白我意已决，再也没有作过多的阻拦，默默地给我打包行李，而后与我一起站在马路旁边，等候前往海边的长途汽车。我们几乎没有交谈，我不时地看着手表，她则捧着一本新买的杂志看着，看不出任何情绪。

我总觉得时间还早，临走时再告别一下也无妨，但客车突然出现，售票员不等停稳便火急火燎地探出脑袋大喊：“快点上来！巡逻车来了就要罚款了！”

我赶紧拎着行李箱跳上车子，来不及给凌一尧一个拥抱。车子再次开动时，她站在卷起的尘土里，额发在风中飘动，抬手轻轻一挥，我整个人心都猛地沉了下去。

我得有多铁石心肠，才会踏上一条离你越来越远的路呀。